

现代名家袖珍抒情诗赏析(一)

满目的光

李复威 主编

雨



星儿在右边

我的舟儿流着

我的南方

同心出版社

细

细 雨

朱自清诗歌赏析

高照亮

同心出版社

(京)新登字 21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名家袖珍抒情诗赏析/李复威主编.
—北京:同心出版社,1995.2

ISBN 7-80593-119-4

I. 现… I. 李… III. 诗歌-鉴赏-中国-现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5439 号

同心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34 北京市东单西裱糊胡同 34 号)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7.75 印张

字数:283 千字 印数:1—10000 套

全套定价:14.80 元

前 言

古往今来，人类创造的不断充实的诗库就是一个日益丰富的情感的世界。诗人所反反复复吟唱的爱与恨、乐与愁、恩与怨、追忆与向往……无不显示着时代的光芒、民族的特色、个性的魅力和美学的风采。

凡属优美的抒情诗，尤其是那些脍炙人口、传诵不衰的袖珍精品，如同飘落的春雨、乡野的牧笛、轻擂的鼓点、母亲的絮语……滋润着人们的心田，抚慰着人们的灵魂，激励着人们的精神，格外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一首小诗，或十数行，或三两语，往往是人生的浓缩、生命的结晶、智慧的闪烁、幻想的凝聚……有的揭示了人类共有的情思的蕴涵，有的抒发了特定经历中的特定情怀，有的对自我灵魂深入开掘，有的探索精神王国中的种种神秘领域……这一切，无疑已成为人类文明宝库中的一份重要财富，是值得我们格外珍视的。

袖珍抒情诗，短小精悍，言简意赅，富有无穷的韵味和联想的余地。由于精炼之故，往往能善于诵记、便于欣赏、利于流传。其中不少名篇佳作已成为广大读者喜爱的格言、警句和座右铭。

这是诗歌自身的优势——诗人创作时不应遗忘和轻视的优势。

近百年来，中外的诗歌创作都先后跨入到现代诗的演进阶段。在时代多变、社会复杂、科技进步、生存艰难的状况中，诗创作的内容和形式、视角和手法，都有了质的变化。在诗的象征、朦胧、意象和语言等方面，在抒情的内心分裂、意识流动、梦幻沉迷和时空交错等方面，都显示了前所未有的特色。这样，某些现代诗的深奥、驳杂，也带来了一定的阅读和欣赏的困难。我们编选这套丛书，意在与广大读者一块，遨游于这浩瀚的诗海之中，捕捉那迷人的点点浪花，去理解，去体味，去探索，去联想……

我们将陆续推出现代中外名家的有关佳作，但愿它能像一粒粒种子，在你心灵的园地中萌芽；但愿它们能赋予你一双翅膀，煽动起情思的飞扬；但愿它们能带给你真的启悟、善的感知、美的享受。

有的诗作虽属名篇，仍因时代和国情的差异、个人经历和彼时彼地的限制，有着这样的或那样的局限，并不都具有情感楷模的意义。这是我们在赞叹之余，需要留意的地方。

李复威

1994年5月

左手的缪斯（代序）

高照亮

朱自清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和学者，他的《荷塘月色》、《背影》等散文名篇已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朱先生首先是一位散文家，其次才是一位诗人；他首先是一位格律诗人，其次才是一位白话诗人，这样说是基于他在白话新诗上的成就而言的。朱先生在“五四”时期首先写起了白话新诗，在1919年2月写出了第一首新诗《睡吧，小小的人》，并出版了诗集《雪潮》（与人合著）和《踪迹》。但自1926年后，便更多地转向格律诗创作，对于他的这一转变，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不多赘述。

朱先生一生写作新诗六十来首。他一手写诗，一手写散文，称其为“左手的缪斯”当不为过。他在二、三十年代曾以新诗闻名，但当时的白话诗坛只是在对白话新诗的提倡上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对于新诗艺术性的扩展与张扬，似乎还没有达到文言诗的水平。这是一种文学史意义上的

进步，而非诗的艺术性的进步。其实一直到现在，新诗在对汉语言的表意功能的挖掘与运用上，都远远没有达到文言诗词的水平。

就朱先生新诗的艺术特点而言，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诗的散文化倾向。所谓散文化倾向，在文体的意义上讲，是指在建行、文意的跳跃等方面比较接近于散文体；而在艺术思维上，则是倾向于散文化思维，在句式的选用上、题材的选用上都较倾向于散文化。比如朱先生写于1921年的《静》这首诗：

淡淡的太阳懒懒地照在苍白的墙上；/纤纤的花枝绵绵地映在那墙上。/我们坐在一间“又大、又静、又空”的屋里，/慢腾腾地，甜蜜蜜地，看着/太阳将花影轻轻地，秒秒地移动了。/屋外鱼鳞似的屋；/螺髻似的山；/白练似的江；/明镜似的湖；/地上的一切，一层层屋遮了；/山上的，一叠叠青掩了；/水上的，一阵阵烟笼了。/我们尽默默地向着，/都不曾想什么；/只有一两个游客门外过着，/“珠儿”，“珠儿”地，雏鹰远远地唱着。

这是一首游杭州城隍山四景园时的即景之作，诗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景色，一种意境。全诗仅是四景园的一些景物，从园墙，写到花枝、房屋、山、江、湖、游客等，几乎用一种叙述式的笔法，没有跳跃，没有议论抒情，仅仅是铺陈一

些景物，特别像一篇即景散文，但又诗意盎然，意境很深。

这样的例子很多。再比如他的那首《纪游》诗，诗人在诗前序中说：“1920年11月28日同维祺游天竺，灵隐，韬光，北高峰，玉泉诸胜，心里很是欢喜；二日后写成这诗。”诗从“灵隐的路上”写起，一直到“紫竹林门前”到“韬光过了”到“北高峰”到“灵隐的泉声亭影终于再见”，一路写景状物，将整个游历写得十分详尽，让人如临其境，无论从语体上还是内容上，使人读来都像在读一篇游记散文。

诗歌和散文各有自己不同的文体特点，诗歌具有建行的独特性、节奏的跳跃性、韵律的和谐性、语义的含蓄性等特点；而散文的最大特点则是“形散而神不散”，这是一个有争议的提法，有人甚至认为“神”也未必不可以散，散文是一种在写作上相当自由的文体。

朱自清本来就是位出色的散文家，也许他本质上就是位散文家而非诗人，他一生致力于新诗旧诗的创作，却以散文而名世。如果循环地想一下，他的诗像散文，散文也美得像诗，甚至写出了《匆匆》这样的既是散文又是诗的散文诗。

朱自清新诗的散文化在文体把握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的新诗的节奏的跳跃性不强，一般都写得比较平静、舒缓而自然，在所铺叙的事象

上，在诗意的连贯上，都很少有大跨度的跳跃，在一首诗中，他总是将诗意的空间填充得很满，将诗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拉得很近，而在诗结束后，留给读者一个丰富的充满美丽光环的空间。他是将花摆出来让人去欣赏，而不是让读者一边寻找一边欣赏。

所有这些都应归为朱先生在写诗技法上的一种恰当而独到的选用，即“敷陈”，也作“铺陈”。敷陈即古代诗歌创作中的“赋”。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的作用是“铺采摘文，体物写志”。即铺叙词藻，撰写作品，为的是描摹物象，抒发情志。在朱自清的新诗创作中，这种技法是经常用到的，例如：

好一片茫茫的月光，/静悄悄躺在在地上！/
枯树们的疏影，/荡漾出她们伶俐的模样。

——《满月的光》

雨儿一丝一丝地下着，/每每的田园在雨里浴着，/一片青黄的颜色越发鲜艳欲滴了！/青的新出的秧针，/一块块错落地铺着；/黄的割下的麦子，/把把地叠着，……——《沪杭道中》

诗人将景物铺排得绚丽多彩，就像国画中的泼墨技法一样，用繁笔，用重彩，在极其详尽的渲染之后，诗人往往笔锋一转或一抖，用几个字点出全诗的“意”，“铺”与“点”结合起来，使诗显得细腻而深刻，不流于漂浮和枯燥。

朱自清也有极尽铺陈之作，铺陈的内容单独，直接体现作品的主题，如：《静》、《纪游》、《秋》等。运用铺陈，往往可以造成一种烘云托月的效果，使氛围特别的浓重，并以这种特定的氛围烘托，传达情感和主题。这在朱自清的新诗里具有很鲜明的表现。

铺陈作为一种创作技法，如果运用恰当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但如果运用不当或者张扬过度，则会适得其反。朱自清在其新诗创作中大量运用了铺陈技法，这一方面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效果，但有些诗作铺张扬厉走向了极端，铺排过浓过繁，使得其新诗在节奏上跳跃不大，在意象的选用上也显得有些单薄、冗沉，使新诗所具有的特性有所丧失。

我们是怀着对前辈大家的崇拜和敬畏心理来写这些半个多世纪前的诗作赏析的，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对前辈们的作品有一种背景上的了解和精神上的理解，因此，赏析的重点便放在历史的和诗人传记的大背景介绍上，对于诗的艺术性只作了一些猜想和只言片语的点评。

新诗创作仅是朱先生一生艺术创作中的小小的一面。朱先生是一位在学问上、人品上都值得后人尊敬的先辈，我们希望能以这次小小的劳作激起朋友们对朱先生更加的热爱。

1994年5月

目 录

睡吧，小小的人·····	(1)
小鸟·····	(6)
光明·····	(8)
歌声·····	(12)
满月的光·····	(15)
新年·····	(18)
煤·····	(21)
小草·····	(24)
怅惘·····	(28)
沪杭道中·····	(32)
秋·····	(37)
自白·····	(39)
杂诗三首·····	(44)
沪杭道上的暮·····	(47)
挽歌·····	(49)
静·····	(53)
笑声·····	(57)
灯光·····	(59)
独自·····	(63)

细雨·····	(65)
春·····	(67)
别后·····	(70)
赠 A. S. ·····	(76)
血歌·····	(80)
我的南方·····	(84)
挽一多先生·····	(88)
朱自清小传·····	(90)

睡吧，小小的人

同住的查君从伊文思书馆寄来的书目里，得着一小幅西妇抚儿图，下面题道：“Sleep Little One”。这幅画很为可爱。

“睡吧，小小的人。”

明明的月照着，
微微的风吹着——一阵阵花香，
睡魔和我们靠着。

“睡吧，小小的人。”

你满头的金发蓬蓬地覆着，
你碧绿的双瞳微微地露着，
你呼吸着生命的呼吸。
呀，你浸在月光里了，
光明的孩子，——爱之神！

“睡吧，小小的人。”

夜底光，
花底香，
母底爱，
稳稳地笼罩着你。

你静静地躺在自然底摇篮里，
什么恶魔敢来扰你！

“睡吧，小小的人。”

我们睡吧，
睡在上帝的怀里：
他张开慈爱的两臂，
搂着我们；
他光明的唇，
吻着我们；
我们安心睡吧，
睡在他的怀里。

“睡吧，小小的人。”

明明的月照着，
微微的风吹着——一阵阵花香，
睡魔和我们靠着。

1919年2月29日北京。

《睡吧，小小的人》作于1919年2月，是诗人朱自清的第一首诗作，是他在艺术宫殿大门的门环上发出的第一声叩响。从此，艺术女神缪斯又被一位才华横溢的赤子惊动了眸子。

朱自清先生创作《睡吧，小小的人》时，才年仅21岁，尚未婚娶。这首诗缘何说起呢？

他同房间里住着一位姓查的同窗，在伊文思书馆寄来的书目里，得到一张“睡吧，小小的人”的画片，画面上是一个美丽、丰腴的西洋女子。她正做着母亲，安抚着婴儿睡觉。一轮明月撒下了温柔的光辉，微和的风儿吹着身旁的花枝，仿佛传来一阵阵沁人肺腑的幽香……这是多么可爱的美景呀。

由此，他的处女作诞生了，“Sleep Little One.”——“睡吧，小小的人”。

诗的开首便是母亲的咏叹，这是全篇的一处诗眼。我们仿佛回到儿时，在母亲手掌的轻拍下，耳朵里是从母亲口中哼出的催眠曲儿，遂在一种静谧、温馨的气氛中入睡了！

“你满头的金发蓬蓬地覆着；你碧绿的双瞳微微地露着，你呼吸着生命底呼吸。”

从诗人情不自禁的赞叹中，我们看到一个美丽、健康的婴儿，这是新生命力的诞生与象征。20世纪初，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跨越了数千年之久，快要迈向新时代人物为它掘好的墓坑中了。胡适、陈独秀等人卷起的狂飚，震荡着诗人的心灵，他颤抖了，惊喜的目光定定地注视着渐近的西方文明。他恍惚觉得，只有西方文明才是他的母亲，于是，母亲便成为和善的“上帝”了：“我们睡吧，睡在上帝的怀里”

但应该说明，这位上帝，不是基督教的教主

上帝，而是诗人的“上帝”，诗人信奉的不是宗教，而是一种至上宁静的境界：那里没有邪恶，没有污浊；只是一片宁静和光明。因为朱自清先生本人不是宗教信徒，他持无神论观点。

“睡”，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字眼。中国人已经在死寂中沉睡了几千年，难道还要继续睡下去吗？拿破仑本人说中国是“东方的睡狮”，诗人也要保持沉睡不醒吗？这不由要引得我们大大地惊诧了！难道他要“但愿长醉不愿醒吗”？

不！诗人的酣眠是“爱之神”的酣眠，是经过“新生”之后的另一番状态——“睡吧，小小的人”，生命之初，这种幼稚、活泼的姿势充满了多少魅力，与中国人长达几千年来坟墓中的沉寂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上帝”又是多么慈爱啊：“他张开慈爱的两臂，搂着我们；他光明的唇，吻着我们。”

而实际上，诗中的母亲和上帝正是一个人，是同一种象征，这便是“爱”，诗人所极力追求的无上境界。

“睡吧，小小的人”，贯穿了全诗，共出现五次。这句诗每出现一次，诗歌的境界更进一层，由小渐大，由浅及深，开始是周围的月、风和花香，再是酣睡的婴儿；母亲和自然，接下来是上帝（母亲），最后回到“明明的月”。全诗正像一首催眠曲一样流畅、清新、自然。我们好像正坐在月

夜下的一条小溪岸边，听溪水似有似无的流动，似闻不闻的呢喃。这是如何的美妙！

那么，我们还应该问一问，诗人是诗歌中的“婴儿”呢？还是“母亲”？

二者兼而有之。诗人是婴儿，他希望摆脱黎明到来之前的黑暗，躺进母亲的怀抱，享受无边的安详和静谧，正如黑夜中的行人盼望远处的灯光，即使灯光微弱如豆也是一种安慰和追求。诗人是母亲，他俯视大地，“五四”之前的祖国是多么沉郁！处处充满着朽烂和血腥。诗人但愿祖国变成一个新生的婴儿躺在摇篮中，沐着月光和花香！

诗人写此诗不久，就如后来的闻一多的诗歌“爆一声，咱们的中国”那样，东方大陆沸腾了！